

# 河滩地

李寂如

出了后门,下七级台阶,河水宛然如玉,蓝天白云可掬。第七级台阶原是一块门板大的青石板,厚近十厘米,长约二米,宽半米,凿出一块不知要花多少心力物力,现在已日见稀少。洗衣洗菜,都可蹲在上面完成,十分方便。后来被大水冲走,殊为可惜。大材不易得,用水泥浇铸一平台弥补,像是镶过的牙齿,在素朴的乡间,也算是弥漫一点现代的气息。时间久了,色调渐渐和周围统一起来。可喜的是最上一级,也浇铸一大平台,供涨大水时刷衣服用。平时间或有人洗衣,冲洗得分外干净。卧虽不雅,人在上面坐了,平坦生凉。于是眼前豁然开朗,田园广阔,山村静谧,林公山巍然庄严。

无数的白云与飞鸟往山那边去了,林公山高不可攀的模样曾经吸引我很长一段时间。无端觉得山那边的风景会更好,无端地想着去看一眼。于是趁一晴日,花数时辰功夫把山顶踏在脚底,放眼望去,终于明白:山那边,仍是连绵不绝的群山!

至于村庄,因为是从小生长的村庄,哪家的孩儿哪户的鸡犬差不多都认得。平日除了教课之余走进村去看看寡居的母亲,给她送些米面油盐,余外的时间,就坐在村庄对面河的这边,看熟悉的父老乡亲在田地里劳作,油菜花,稻谷挂穗,陪他们一起打发如诗的岁月。对面的河堤,因为有河的护佑,且都是以大的石块垒成,年深日久,除了杂草茅秆,也长野草,白花红果,在平淡的没故事的岁月,颜色都艳得令人惊心动魄。

这边的河堤,一沿都是人家,以前的路没浇水泥,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异常,常被走着的人骂。各家都不肯浪费了门前的方寸,种了枣、梨、李、桃,也有的间种丝瓜、南瓜,把藤牵到

果树枝上。等那南瓜重得弥勒佛般,便在枝丫上横个支架,用稻草绳缚牢,怕那胖子不小心倾跌下来,坏了真身。也有在中间种上一两丛凤仙花、美人蕉,但不多。相比种花,他们宁愿种上一棵辣椒来得实在,至少忙时可方便摘上几只切丝佐到面条中去。

那映了村庄、果树、山峦、天空、云朵和村里最漂亮姑娘面容的河水,日日从七级台阶下过,就如那漂亮姑娘的心,出去了就不再没回来过。

这河年年有着古怪的脾气:上半年也能流急声喧,到下半年,似乎为什么所苦似的,越来越瘦。从一条绿龙,瘦成一条手臂,最后瘦成一条蚯蚓,倏地钻进了地里,只剩一条干河滩。过几日,一条水,细细弱弱的,从上游试探着盈过来,那是林公山水库的功劳。村庄于是松了口气,稻田里的稻秧重又蓬勃起来。

水既然如此顽皮,玩着它时有时无的魔术,那河滩便不客气起来。先是试探着描出几个绿点,在绿点上挂果晨露。那是山里最常见的竹节草,等它们哨兵似地站稳了脚跟,清明花、长毛草、夏枯草、吊浆草、奶奶泡、狗尾草,甚至是油菜、青菜、西瓜苗,都从角角落落钻了出来。

没了水的河滩,是老去的美人,吸引力大减。那些摸鱼捉蟹的喧闹不再响起。大人倒是不厌,从这村到那村,直接从河堤跃下,方便了来去。

我至今记得它的形状,长条的锥形,边缘并不规则,能够显示当初流水的侵痕。

常在那儿欢聚的,是平时下不了河的鸡和曾翩翩于水面的鸭子。鸭子离了水,它们喜欢安静地趴着,不像鸡,挥舞着一双爪子,这儿耙耙,那儿耙耙,一张没得空的嘴要么在啄食,要么在唱歌。要是碰上一只大公鸡,骄傲得鸡冠红艳,膘肥体壮,威风凛凛地带领着一群母鸡走过来踱过去,仿

佛这是它的王国和领地。

狗最见不得这种安宁,老远地就会从公路上狂吠着冲杀过来。它并不伤害它们,追逐就是它的欢乐与目的。搅局成功,那狗顾自去了,留了鸡鸭满眼的惊惶,低声地咒骂不停。可是过了一會兒,它们又悠闲起来,咕咕呱呱地唱起歌来。狗偶尔会被一位发怒的村妇拿了棍棒攻击,她怕那母鸡肚里明日的蛋被追化了。

鸡鸭有了这庇护,似乎下蛋更卖力了。

这片领地真正的国王,是一头干活归来的老水牛。两只横斜的牛角,无声地宣示它的实力!它体型庞大,目光却温驯。它一来,总是带着一批嘤嘤嗡嗡的牛虻苍蝇,任它的尾巴灵动,也奈何它们不得。它的嘴里永远不停地咀嚼,它的劳苦的时光,它的悠闲的片刻,都有着非凡的滋味。它有时站着,有时卧着,稳重、从容,仿佛肩头能扛起四周的群山,包括那轮早早升起的月亮。

夏枯草紫色的花朵开时,蜻蜓来了,蝴蝶来了,狗尾巴草不甘落后地摇起了它的尾巴。河滩地一时显得热闹极了,人走过去,噤哩啪啦地会跃出一群蚱蜢。在狗尾巴草的映衬下,夏枯草倍显亭亭。那一节节间的小紫花,成了恋在乡间的紫衣美人,蕴藉而又热烈,多情而又隔了距离。蜻蜓伫立牛角,翅膀透明得可以透过阳光!而蝴蝶,白的,黄的,翩翩来去,追逐着爱情,在泛着彩虹光芒的阳光里。

我坐在第七级台阶之上,看着林公山的坐姿在黄昏越来越像一尊弥勒佛。那些收工归去的父老乡亲,把庄稼归还给田地,我也庆幸自己把更多自由快乐的时光,归还给了那些爱学习或不爱学习的乡村孩子。直到最初的秋雨滴落脸颊,河水一寸寸地漫涨上来,温柔地将曾经繁华过的河滩地温柔地收归怀中……

# 心路

黄娟

身体或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呀呀学语时心智懵懂,真正对生活有所感知体悟的也就这二十余年,不敢说有多少生活历练,但是十几年的漫漫求学路和这七八年的求职就业,总有些片段成了梦里几度徘徊氤氲着温热气息的场景,甚至有些寡淡到无法与人分享,只能成为笔下的回忆缱绻不散。

1999年6月,我以年级第一的成绩从小学毕业。那时没有什么毕业典礼,只有简陋的表彰大会。我和很多同学的父亲母亲坐在台下,老校长在台上讲话,并点名表扬我这个成绩优秀的学生还颁发了奖状和一百块奖金。

领奖台上,我面朝观众,在那密密麻麻的人头中一眼就看到了我的父亲昂首挺胸面含微笑地接受来自四周家长们的赞扬和祝贺。那时我便微微感受到命运的轮回与奇妙。要知道父亲在读小学的时候成绩优异,尤其是数学屡屡满分,却因为爷爷奶奶在文革中被“地主”身份批斗而一直过着受人欺负的生活。当时他的班主任便是这位给我颁奖的老校长。

老校长年轻时脾气暴躁,对待父亲这样家庭成分不好的学生更是态度恶劣。每次班里有扰乱课堂欺凌弱小的事情发生,我的父亲总是被怀疑的“头号种子选手”。

父亲上四年级的时候,一位低年级小同学上厕所时被后面推搡的人群给拱进了粪坑,闯祸的那些孩子四处逃窜,我的父亲则热心地找来木棍把小同学拉上来。第二天,父亲不但没有受到老师和小同学的感谢,反而被那些闯祸的孩子栽赃,小同学则因为没有看清楚后面的人,所以也没有提出反驳。校长便就着这个由头把我的父亲狠狠暴打了一顿,也把父亲升学的萌芽给生生折断了。从此父亲的学历永远只停留在小学,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地,只会加减这样的基本算术。

知识改变命运,父亲的命运因为求学中断而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农民。谈起高中毕业在外打拼并颇有起色的表叔,父亲自述的语气里充满了懊悔和对班主任深深的敌意。因此从我上学开始,父亲的要求就特别严格,“只有读书上大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样的嘱咐时常在我们的谈话中出现。那天的表彰让父亲在曾经轻视他欺凌他的校长和老同学面前扬眉吐气了一番。自此我便更加努力学习力争头筹,因为这是他最爱的礼物。

上初三时,离中考还有一个月的時候,在外务工的父亲回家看我,然后骑着自行车送我去学校。车轮在老317省道略有坑洼的路面上滚动,带着我一颠一颠地朝学校驶去。

和父亲已有小半年不见,坐在后座上的我看着父亲因为不停踩踏自行车而上下起伏的后背和后背勺,突然感到稍许的尴尬,我们之间没有交流,只有父亲闷声不吭地踩踏

和自行车老旧了的零件在嘎嘎响。儿时父亲怀中撒娇耍闹分享小秘密的亲昵似乎在时间在苒里悄然弥散。

不!我不喜欢这种沉默!于是在那几十分钟的路程里,我一直不停地讲话,先是小心试探地谈起自己最近的成绩,在得到了父亲回应后,便开始聊起从班里一个女孩那里借阅的《读者》,从那里我知道了原来世界上最好的大学里不仅仅有北大清华还有哈佛剑桥,原来大城市里的初中生还能有跳舞、弹琴、象棋等爱好,原来电视台一直在播的《流星花园》突然停播的原因竟然是怕带坏年青人……

那天我说了很多,前头的父亲会在间歇时回应一个字“嗯”,然后又会迎来我语速颇快的答话。依稀记得那天后来无话可说时我竟背起了唐诗宋词,徐徐微风温柔拂过我和父亲,早已烂熟于心的字眼伴随着愈加开怀的喜悦从口中蹦跶出来,升学压力、青春期苦闷在内心早已缠绕成心结,却在那一刻温馨的共处中被抚平。

在校门口,父亲与我分别时突然说出了那个早上最长的一句话,他说:“女儿,其实刚才你说的很多我都没听懂,但是我喜欢听你说话,你很棒!爸爸相信你!”说完他就骑着自行车走了。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仿佛预示着彼此的鸿沟也将越来越深。似乎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每次见父亲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倾诉,无论走到哪里遇见什么人,我都喜欢与父亲分享,即使他因为知识和见识的局限已经在很多时候无法理解我的话语,但是这种表达和分享仿佛是一道桥梁,连接起我们的内心。

在外求学工作的时候,我教会父亲用QQ和我视频,再后来朋友圈盛行,又给父亲配备了智能手机并教会他抢红包、语音和视频聊天。碰上工作中的难题,我更喜欢在他慈祥的笑脸面前疯狂吐槽,即使没有收到好建议,我因为愤懑得以抒发便又满血复活。在我眼中,对于年纪渐长的父母亲,勤于交流便是对他们爱意最好的表达。

前几日父亲腿受伤大出血,我开车送他去医院看急诊,东奔西跑地去挂号、缴费、找医生、领药,心情虽焦急但面色仍冷静。父亲却一反常态的紧张,做清创时紧紧拉着我的手不肯放开。眼前的场景在那一刻与回忆交错。年幼时一次手指被锈迹斑斑的剪刀给割破然后发炎,指甲整片掉落痛得无法入睡的我在父亲轻吹细抚下慢慢安眠,母亲说那一整晚父亲都在我的床头守候,梦里的我只要皱眉痛吟,父亲就会醒来再一次安抚我。现如今,曾经任我依靠、撒娇耍闹的父亲渐染风霜,受伤时需要女儿的陪伴安抚才能定心养伤。多奇妙,我们之间仿佛连着一座桥,曾经他走向我,用大半生的时间养育我教导我;现在轮到走近他,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去陪伴和关爱。



生命之源 姜光齐 摄

## 醉花阴·秋趣

吴有生

薄雾淡云消懊恼,夜晚凉初扰。秋趣胜春光,桔绿橙黄,枫树红妆俏。

陶孙把酒重阳到,有暗香萦绕。莫道不逍遥,毕雨箕风,人伴黄花笑。

## 冬夜探南湖

余宝义

夜顾城南冬满湖,霓虹闪烁月光疏。云生寒水银鳞渺,风拂微波碎雪铺。尽扫灰容除旧貌,巧排清景展新图。开阳俊美无伦比,尤谢骊龙吐此珠。

## 南京大屠杀八十年祭

楼亚方

冤魂三十万,血染石头城。寒沕雨花泪,冰凝扬子腥。复兴傲骨气,前路耀光明。重器镇江岸,警钟世代鸣。